



陈智超 著

陈智超自选集



安徽大学出版社

◎ 陈智超 著

陈智超自选集



安徽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陈智超自选集 / 陈智超著. - 合肥: 安徽大学出版社,  
2003.10

ISBN 7-81052-660-X

I. 陈… II. 陈… III. ①陈智超-文集 ②中国-历史-文集  
IV. K20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9180 号

陈智超自选集

陈智超 著

---

出版发行	安徽大学出版社 (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)	经 销	新华书店
联系电话	总编室 0551-5107719 发行部 0551-5107784	印 刷	合肥远东印务有限公司
电子信箱	ahdxchps@mail.hf.ah.cn	开 本	850×1168 1/32
责任编辑	朱寒冬	印 张	25
封面设计	孟献辉	字 数	620 千
		版 次	2003 年 10 月第 1 版
		印 次	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ISBN 7-81052-660-X/K·49

定价 50.00 元

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# 自序

1957年我从云南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,从一名公路工程技术人员改行而以历史学为专业,至今已经四十六年了。1963年我的毕业论文、也是我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在《北京大学学报》发表,至今也已经四十年了。这部自选集就是我这四十年史学研究工作的一个小结。

既然是选集,首先就要确定选录的标准。我的标准主要是两条。

第一,尽可能涵盖自己在各个时期,包括早期的作品。

有些学者“悔其少作”,大概是觉得少作幼稚。但是,任何学者在学术上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。特别是历史学者,更需要知识和生活两方面的积累。如果一个历史学者,四十年后的著作和以前一样,只能说明他止步不前。为了使读者了解我的研究工作的发展过程,这部选集也选入了我的早期作品。

收入这部选集的论文共四十六篇,其中1963年、1965年各一篇,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,除个别年份外,每年都有作品入选,而1966年至1979年则是空白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的空白,原因是众所周知的,当时除了检查、交代、揭发,谈不上科学研究。“文革”结束后的几年,我集中精力于清理“四人帮”对历史学的破坏和《中国史稿》的写作,这些都是集体项目,即使由我执笔的部分也都经过大家的讨论与修改,所以这几年的作品也没

有收入自选集。

第二,尽可能涵盖我的不同研究领域,但也有重点。

我的研究领域,无论从时代还是就内容而言,都是比较广泛的。

如果从时代而言,重点是宋代和明代后期。我读研究生的专业是宋史,长期从事宋辽金史的研究;我的大学毕业论文主题是明代嘉靖年间的反葡斗争,近十年我的研究重点在明代后期和清初。南宋和明代后期,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,而元朝和清朝的建立,两次打断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,这是我对南宋和明代后期历史特别感兴趣的原因。

如果就内容而言,这些作品包括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法律、民族、宗教、中外关系等方面。我想着重说明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。

甲、历史文献学的实践与总结。历史具有单向性或不可逆转性。人们了解历史、研究历史,主要依据前人留下的文字记载和物质遗留,特别是前者。它就是历史学者通常说的史料。新史料的发现,史料真伪的判断及时代的确定,史料意义的多角度、多层次的诠释,以及发现和纠正文献在转录或刊刻过程中发生的无意及有意之误:这些是历史文献学的主要内容。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求真,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,历史文献学是历史科学的基础。

我对《宋会要》和《旧五代史》这两种重要历史文献以及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下过苦功。不但对这三种文献作了系统的发掘与研究,也力图从中总结出历史文献学的一些规律。今后也还要从历史文献学的实践与理论两个方面继续努力。

乙、高科技在历史科学中的应用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,科学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。而历史学,特别是中国的历史学,则是一门有悠久传统的学科。将历史学

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,在历史学的研究中利用高科技作为一种手段,我作了某些尝试和探讨。虽然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果,但我相信这是历史学科发展的方向之一,是大有前途的。

丙、祖父援庵(垣)先生、父亲乐素先生遗著的整理与研究。我之所以最终走上史学研究的道路,受到祖父和父亲的熏陶和影响。他们去世以后,我精心整理出版了他们的遗著,著文阐发他们的学术。这固然是作为后人所尽的责任,也是一个与读者一起向他们学习的过程。

回顾我这四十年的研究成果,深切体会“生也有涯,知也无涯”的古训。人类所要追求的知识,从人类自身(包括作为思维器官的大脑),到我们居住的地球,以至太阳系、银河系、宇宙,从微观到宏观,无穷无尽。与之相比,自己所做的一切,如芥子之于须弥,实在太渺小了,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自满。另一方面,作为个体的人,生命虽然短暂,作用虽然有限,但代代相传,人类正是在不断继承、创新中前进。我也确实在自己从事的领域,有一些创造性的发展,为后人开辟了某些道路,因此也颇为自豪。

我所以能取得这些成果,要感谢培养、帮助过我的许多人,包括从小学到大学的老师、同学,工作以来的朋友、同事、学生、编辑、读者,有些已在文章中提到。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曾庆瑛教授,多年来与我风雨同舟,同甘共苦,这些成果也倾注了她的心血。

回顾过去这四十六年,我从青年、中年而进入老年。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。”“活到老,学到老,干到老。”这是我现在的心情,也是我的座右铭。我虽然已经不可能再有四十年,但希望若干年后有第二部选集问世。

二〇〇三年五月草稿于纽约

八月定稿于北京



## 陈智超

广东新会人，一九三四年生于上海。高中毕业后在云南边疆从事公路建设多年。一九五七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，一九六二年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(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)历史研究所为研究生。毕业后留所工作，历任助理研究员、副研究员、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，直至退休。一九八二年起，先后在法国、日本、美国、加拿大各著名大学及研究机构作客座教授、访问学者。研究领域涵盖宋至清初历史、历史文献学、史学史、中外关系史等。专著及主编之学术资料集有《解开宋会要之谜》、《宋会要辑稿补编》、《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》第三卷、《旅日高僧东皋心越诗文集》、《日本黄檗山万福寺藏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》、《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》等十余种，发表论文百余篇。现正从事《旧五代史》辑本的重新整理工作。

# 说 明

一、为了保持历史原貌,选集所收论文,除改正个别排印错误和笔误外,其余一切,从观点到称谓,保留原样。

二、按论文内容,大致分为十一类,在目录中空一格表示。每类文章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;各类之间,则按首篇发表时间的先后排列。

三、十年前筹划出版自选集,启功(元白)前辈题了“陈智超六旬自选论文集”的书名。因出版经费未能落实,拖了十年。现征得元白先生同意,将原题签删去四字作为本书题签,谨致谢意。



献给慈母、中国第一位上天的妇女

洪美英女士(1900—1973)

## 目 录

- [1] 自序
- [1] 嘉靖中浙江福建地区反对葡萄牙殖民者的斗争
- [29] 十八世纪占婆王府档案目录及说明
- [38] 明玉珍的后代在韩国
- [41] 《旅日高僧东皋心越诗文集》序
- [52] 济洞之诤在日本
- [67] 《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》序言
- [91] 孙中山对于中国历史前景的重要预见
- [99] 史料的搜集、考证与运用  
——介绍陈垣同志的治学经验
- [104] 史学家陈垣传略
- [133] 《陈垣史源学杂文》前言
- [142] 《道家金石略》校补前言
- [154] 五十年中国史学的一个侧面  
——《陈垣来往书信集》前言
- [162] 史学二陈的友谊与学术
- [182] 陈垣早年著作初探  
——纪念陈垣先生 110 周年诞辰
- [196] 陈垣与胡适

- [243] 《宋史艺文志考证》前言
- [250] 父与子  
——纪念父亲乐素先生百年冥寿
- [268] 一二五八年前后宋、蒙、陈三朝间的关系
- [300] 《袁氏世范》所见南宋民庶地主
- [345] 宋代的书铺与讼师
- [358] 宋代地主的剥削形态及其经营方式
- [387] 金元真大道教史补
- [412] 金末宋末抗蒙(元)义军的比较
- [429] 《宋会要辑稿》遗文、广雅稿本及嘉业堂清本的再发现
- [436] 《宋会要辑稿》的前世现世和来世
- [453] 《宋会要》食货类的复原
- [480] 论《宋会要》辑本的复文
- [504] 《解开〈宋会要〉之谜》自序及简短的总结
- [510] 建立宋史资料库的构想
- [513] 崖门水域宋元沉船的初步考察
- [527] 史学应用高科技的前景
- [539] 《云南契丹后裔研究》序
- [543] 崖门海战的研究与崖海沉船的探测
- [554] 宋史研究的珍贵史料  
——明刻本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介绍

- [586] 四库本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发覆
- [596] 四库本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发覆
- [607] 日本《续资治通鉴长编语汇索引》评介  
——兼论索引的编制
- [613] 《宋朝诸臣奏议》校点本序
- [633] 许昌天宝宫访碑记
- [638] 从陈元光母妻的姓氏看他的籍贯
- [643] 郑成功致隐元信件的发现  
——介绍一批南明抗清斗争新史料
- [653] 不能忘记历史  
——评《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》
- [675] 《旧五代史》辑本的得失
- [693] 论重新整理《旧五代史》辑本的必要与可能  
——《旧五代史》辑本及其点校本
- [719] 《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  
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》导言
- [745] 杨继盛请诛严嵩疏稿本考  
——心理史学的珍稀资料
- [769] 陈智超已发表著作系年

# 嘉靖中浙江福建地区 反对葡萄牙殖民者的斗争

## 前 言

葡萄牙殖民者是最早来到亚洲的西方殖民者,是最早来到中国的西方殖民者。

1498年(明弘治十一年)达·伽马(Vasco da Gama)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卡利卡特(Calicut),这件事标志着葡萄牙殖民者侵略亚洲的开始。1499年(弘治十二年)达·伽马回到里斯本,野心勃勃的葡王伊曼纽尔(Emanuel I)就给自己加上一个新的头衔:“征服埃塞俄比亚、阿拉伯、波斯、印度和航海通商的君主。”此后的十几年中,葡萄牙殖民者先后强占了欧亚海路上的重要据点柯钦(Cochin)、果阿(Goa)和马六甲(Malacca),控制了印度洋,垄断了欧亚间的海上贸易,并且严重阻碍了中国和南洋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。

1514年(正德九年),葡萄牙殖民者开始把它的侵略矛头指向我国。1517年(正德十二年),葡萄牙舰队强占了我国广东东莞县的屯门,“筑室立寨,为久居计”,把它作为进一步侵略我国的据点。同时,葡人皮莱斯(Thomé Pires)以葡王使节的名义,前往北

京请求通商,企图用“通商”来掩盖它的侵略活动。葡萄牙殖民者的阴谋并未得逞,1522年(嘉靖元年)他们被驱逐出境。

本文的目的是:揭露葡萄牙殖民者在广东被驱逐以后,在浙江、福建沿海地区的侵略活动;肯定朱纨领导的反对葡萄牙殖民者的斗争<sup>①</sup>。

---

① 关于明代的中葡关系,中葡双方都有记载。

我所参考的中文史料,大概可分四类:

第一类包括《明实录》、《名山藏》、《明史稿》、《明史》,记载比较系统,但不够详尽,而且错误颇多,需要用其它材料加以补充、订正。

第二类是当事人的文集,如林希元的《林次崖先生文集》、俞大猷的《正气堂集》,都是珍贵的第一手材料。朱纨的《鹭余杂集》,也是很重要的材料,但还没有找到,现在只能利用收在《皇明经世文编》中的十几篇和日本人的著作中转引的一些片断。

第三类是明人关于中外交通和御倭的专著,重要的有张燮的《东西洋考》、郑舜功的《日本一鉴》和胡宗宪的《筹海图编》。

第四类是浙江、福建的地方志。顾炎武的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也可以包括在里面。

葡文史料,据我所知,重要的有:巴罗斯(João de Barros)和考托(Diogo do Couto)的《亚细亚》(Do Asia)、卡斯坦海达(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)的《葡萄牙发现和征服印度史》(Histo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India pelos Portuguezes)和克鲁兹(Gaspar da Cruz)的《中国志》(Tractado da China)。品托(Fernão Mendez Pinto)的《游记》(Peregrinação)也有相当参考价值。我不懂葡文,因此不能直接利用这些材料,只能依靠译文和转引,这是一个缺陷。

解放前,关于中葡关系的研究,主要的工作是对比中西文材料,考订事实。在这方面,可以参考的有:张天泽的《中葡通商研究》(Sino-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 to 1644)和周景濂的《中葡外交史》等书。此外,还有日人藤田丰八的《葡萄牙人占据澳门考》(《葡萄牙人澳门占据に至るまでの诸问题》,收入藤田的《东西交涉史の研究》的《南海篇》)。

解放后,专门讨论中葡关系的论文,只有胡代聪同志在《历史研究》1959年第3期发表的《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澳门前在中国的侵略活动》一篇,但是,一些讨论资本主义萌芽和海外贸易的著作,如尚钺同志的《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长》、韩大成同志的《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萌芽》、吴晗同志的《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些问题》等,都牵涉到这个问题。

## 一、葡萄牙殖民者在浙闽地区的侵略活动

1522年(嘉靖元年)明政府把葡萄牙殖民者从广东驱逐出境以后,封锁了广东,禁止了一切海上贸易。《明实录》记载:

初,佛郎机火者亚三等既诛,广东有司乃并绝安南、满刺加。<sup>①</sup>

嘉靖八年(1529年),两广巡抚林富建议:

凡番舶之来:私自行商者,尽皆逐去;其有朝贡表文,出于祖训、会典所载众国,蜜谏(密谏)得真,许往广州洋澳驻歇;其祖训、会典之所不载如佛郎机者,即驱出境。<sup>②</sup>

明政府同意了林富这个建议,恢复了和各“朝贡国”的朝贡贸易,但是葡萄牙殖民者仍在被拒绝之列<sup>③</sup>。

葡萄牙殖民者被逐出广东以后,和中国的关系并没有完全断绝。他们在马六甲、大泥(Patani)和暹罗各地,同来到这里的

---

① 《明世宗嘉靖实录》(江苏国学图书馆传钞本)卷106,嘉靖八年十月己巳条。

② 严从简:《殊域周咨录》(1930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印行)卷9,佛朗机。参看顾炎武: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(四部丛刊本),原编第卅三册和《明世宗嘉靖实录》卷106,嘉靖八年十月己巳条。

③ 《明史》卷325佛朗机传关于这一段情况的记载,有三处错误:甲、把王希文上言摆在林富奏疏之前。根据《明世宗实录》,王希文上言在嘉靖九年十月,林富奏疏在八年十月。乙、说林富建议“许佛朗机互市”,而且明政府也“从之”。事实上林富只是建议恢复和“朝贡国”的朝贡贸易,见注②。丙、说林富建议之后,“自是佛朗机得入香山澳为市”。把时间大大提前了。

中国商人进行贸易。<sup>①</sup> 尽管这种贸易给他们带来了很高的利润,但是,殖民者的贪欲是永远也不会满足的,他们从没有放弃卷土重来的打算。由于在广东没有得逞,他们把进攻的主要目标放在浙江、福建沿海地区。1533年(嘉靖十二年),葡萄牙殖民者和彭亨(Pahang)、大泥之间持续了十五年之久的战争停止以后,葡萄牙殖民者对浙江、福建沿海地区的侵略活动就步步加紧了<sup>②</sup>。

### 1. 强占浯屿

根据葡人巴罗斯《亚细亚》一书的记载,在1517年(正德十二年)或稍后,葡萄牙的马六甲总督派遣马斯喀兰夏(Jorge Mascarenhas)窥探中国海岸,马斯喀兰夏率领数船抵达福建漳州<sup>③</sup>。这是葡萄牙殖民者到达福建的最早记录。

但是,葡萄牙殖民者大批来到福建,是在嘉靖元年在广东被驱逐以后。上引林富奏疏中就提到:

正德间,因佛郎机夷人至广,犷悍不道,奉闻于朝,行令驱逐出境。自是安南、满刺加诸番舶,有司尽行阻绝,皆往福建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行商,于是利归于闽而广之市井

---

① 考托:《亚细亚》;克鲁兹:《中国志》。转引自福格森(Donald Ferguson):《十六世纪前半期的中葡关系》(Portuguese Intercourse with Chin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),《广州葡俘的信件》(Letters from Portuguese Captives in Canton, Bombay 1902),第32-33页。

② 卡斯坦海达:《葡萄牙发现和征服印度史》。转引自《十六世纪前半期的中葡关系》,《广州葡俘的信件》,第29页。

③ 转引自张星煌:《中西交通史料汇篇》(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)第2册第152节。另外还有一种说法,认为马斯喀兰夏是葡王使节皮莱斯派遣的,目的地是琉球,因为气候不好,他只到了漳州。见《十六世纪前半期的中葡关系》,《广州葡俘的信件》,第12页。



皆萧然也。<sup>①</sup>

《名山藏》的记载更加明确：

自是佛郎机诸番夷舶，不市粤而潜之漳州。<sup>②</sup>

克鲁兹的《中国志》，也有类似的记载。<sup>③</sup>

再后，葡萄牙殖民者更霸占九龙江口的浯屿，把它作为侵略福建的据点。《筹海图编》说：

外浯屿乃五澳地方，番人之巢窟。<sup>④</sup>

葡萄牙殖民者霸占浯屿的具体时间，我看到的史料都没有明确记载。但是从林希元的《与翁见愚别驾书》中，可以找到一些线索<sup>⑤</sup>。这封信提到，“佛郎机之来，于今五年矣”。这封信大约写于嘉靖二十七年（1548年），往上推五年，就是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年）。葡萄牙殖民者在嘉靖二十三年之前很久就来福建通商，这个事实，和葡萄牙殖民者密切勾结的林希元不可能不知道，所以，他这里所说的“佛郎机之来”（本文中引文的着重点，都是我加的），有理由认为是指的葡萄牙殖民者盘踞浯屿。葡萄牙殖民者大概在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年）占据浯屿，到嘉靖二十七年前后，在浯屿一带的葡萄牙人，已经“不下五六百”了。

## 2. 强占双屿

葡萄牙殖民者在浙江的据点是宁波府甯衢所对海的双屿，

---

① 严从简：《殊域周咨录》（1930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印行）卷9，佛朗机。参看顾炎武：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（四部丛刊本），原编第卅三册和《明世宗嘉靖实录》卷106，嘉靖八年十月己巳条。

② 何乔远：《名山藏》（崇祯十三年序刊本）卷106，王享记3，满刺加条。

③ 转引自《十六世纪前半期的中葡关系》，《广州葡俘的信件》，第33页。

④ 胡宗宪：《筹海图编》（天启四年刊本）卷4，福建事宜。这句话也可以作另一种解释：外浯屿是“五澳地方番人”的巢窟，但我始终没有查到“五澳”这个地方。《殊域周咨录》卷八，满刺加条；“其国旧名五屿”，“五澳”也可能是“五屿”之误。

⑤ 林希元：《林次崖先生文集》（乾隆十七年陈庐声刊本）卷5。